

冷屋



中国工人出版社



冷 屋

第二届全国煤矿工人文学奖获奖作品
· 短篇小说卷 ·

中国工人出版社



(京)新登字145号

冷 屋

第二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作品选·短篇小说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刷:	华北矿业高等专科学校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次:	1993年11月第一版 1993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字数:	241千
印张:	11.25
书号:	ISBN 7-5008-1492-5/I·363
印数:	1~2000册
定价:	7.50元

前 言

张宝明

第二届全国煤矿文学作品乌金奖评奖，于1992年5月在京揭晓。获奖的159篇（部）作品，是从25个省、市、自治区七年来（1984.1—1990.12），在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数千篇（部）作品中逐级评选出来的。

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又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从本届获奖作品中遴选出62篇（部）优秀作品，分三卷（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报告文学、散文卷）交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这不仅扩大了影响，同时还为本届评奖系统而长久地珍存了资料，巩固了成果，给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财产。

收入三卷中的作品，取材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煤矿生活，从历史的纵向和生活的横向，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现了煤矿的时代风貌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深刻地揭示了矿山人的内心世界，塑造了一批富有鲜明个性的矿山人物，融思想性和艺术性为一炉，具有很强的教育功能很高的审美价值。

八年前，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举办了第一届全国煤矿文学优秀作品评奖活动。八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全国煤炭战线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作为精

神文明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煤矿文学艺术事业，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八年来，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一大批较好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受到了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特别是以严阵、焦祖尧、韦翰、谭谈、刘恒、周梅森、陈建功、孙友田、中流孙少山为代表的一批著名作家和诗人，他们虽然人不在煤矿、却心驻煤矿、情系煤矿、魂绕煤矿，创作了感人至深的煤矿题材作品，为矿工、为社会奉献了丰盛的精神食粮和艺术精品，这是令人感动和钦佩的。

同时，在煤炭战线上也涌现出以刘庆邦、李向春、张枚同、黄树芳、蒋法武、程琪、为代表的中青年作家群，他们以高层次的文学作品，令中国文坛刮目相看。

我们希望煤炭战线的作家、作者、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七百万煤矿职工的好作品，为繁荣煤矿文学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我们还殷切希望能有更多的作家、诗人、艺术家、新闻记者朋友们，深入煤矿、了解煤矿、讴歌煤矿工人和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这不仅有力地推动煤炭战线的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而且还会有力地推动整个煤炭工业的发展和振兴。

借此机会，我代表煤炭工业部，向中国作家协会，和为本次评奖工作、本书编辑工作做出努力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1993年元月于北京

目 录

张宝明 · 前 言	1
刘云生 · 爱	1
张枚同 程 琪 · 冷屋	25
孙少山 · 我们的老六	32
焦祖尧 · 病 房	52
杨永鸣 · 甜的铁，腥的铁	89
黄树芳 · 只好委屈这一家	101
那守箴 · 大雪歌	104
荆永鸣 · 窑谷悲歌	141
李茂鸿 · 月 圆	168
刘欣声 · 在那间小屋子里	172
向 春 · 操人别传	187
邓子科 · 窑工生涯	225
黄卫平 · 魔幻巷道	243
华德民 · 不能重叠的身影	262
翟永刚 · 深 情	279

谢春阳·木菩萨和他的风流儿媳	296
刘兴会·生命的火焰	317
卢振中·这辆老爷车	329
王德全·抓阄儿	342
第二届全国煤矿文学作品“乌金奖”篇目	345
第二届全国煤矿文学作品“乌金奖” 评委及本书编委名单	354

爱

爱

刘云生

—
父亲是矿工。

可是，我下井前，父亲并不希望我将
来当矿工。那时候，他常对人说：“这窑
苦，我替后辈受了。”

从我上学起，父亲对我的学习就抓得
很紧。说是抓，其实只是督促。父亲不识
字，只会说：“你给爹好好念书。念成
书，就不用钻窑窟子。”我不懂钻窑窟子
有啥不好，说：“爹钻窑窟子，我也钻窑
窟子。”父亲恼了，绷住脸骂我：“不懂
事！”我低头缩到墙旮旯。慢慢地，父亲
拉过我，伸出双手对我说：“你看爹这
手。”我仔细看父亲的手，手很大，手掌
很厚，手上尽是裂口，裂口里渍着煤黑。
左手大拇指甲又黑又扁，我不觉得父亲的
手有啥不好。在我的印象里，这双手总是
把苹果、桔子拿给我；这双手总是在夜里

搂我的腰，拍我的屁股。我说不准父亲的手是好是赖。

我开始好好学习了。由于父亲督促，由于知识吸引。不管啥原因，父亲总是高兴的。那年月，时兴吃食堂。父亲吃职工食堂，我和母亲吃家属食堂。刚开始，吃得还好，后来就不行了。不仅吃不好，还吃不饱。父亲每天下井领一个干粮饼，他舍不得吃，给我揣回来。我每天写完作业，就能吃到一个纯粹的白面饼。我吃饼的时候，父亲常常瞅我。我理解父亲的心意，更加用心学习。我用优秀的成绩，编织着父亲的梦。

然而，我上初中不久，就进入动乱年月。初中课程没念多少，又迎来“毕业分配”，分配前，老师让学生回家问家长：下乡？还是下井？我回家问父亲。父亲张口就答：“下乡。”

我下乡一年，母亲病逝了。父亲独自拉扯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我隔半年回一趟家。每次回去，都见父亲老一点，瘦一点。每次回去，父亲都是东跑西跑，买菜割肉给我改善生活。

夜里，更深夜静，弟妹们和父亲都睡着了。我睡不着。父亲蜷曲在炕上打呼噜。他那沉沉的、长长的呼噜声，把我带回悠远悠远的童年时代。

“嚓嚓嚓，嚓嚓嚓”，隔壁家的叫蚂蚱叫得我心痒难挨。我晃着母亲的腿不住声地要叫蚂蚱。母亲说：“你爹回来，领你逮去。”父亲一下班，我就要他领我去逮叫蚂蚱。父亲说：“爹受了一个班。”我说：“不，不。”父亲说：“等爹吃口饭。”我还说：“不，不。”父亲朝母亲笑笑，领我上山了。山上的草真绿，山上的花真艳，山上的风真

W

凉，山上的叫蚂蚱真多。我跑呀，跳呀，摘呀，逮呀，我喊呀，叫呀，闹呀，笑呀。父亲逮了叫蚂蚱，说声：“回吧。”我说：“还要一只。”父亲又逮了一只，说声：“回吧”。我说：“还要笼笼儿。”于是，父亲又领我到大北沟，掐柳条儿编笼笼儿。柳条儿细柔细柔，捋掉青皮，骨干儿白嫩白嫩。数不清多少根枝条在父亲的手指间欢跳，欢跳成好看的笼笼儿，欢跳出好听的“嚓嚓”声。父亲说：“回吧。”我也说：“回吧。”可我走不动了。父亲背起我，我却爬到父亲肩上，骑在父亲脖子上。父亲架着我行走在曲曲弯弯的山路上。风儿架着白云飘游在绵延起伏的山峦间。我想不到父亲还空着肚子，我不知道那段山路竟是那么长。

父亲蜷曲在炕头上，打出沉沉的、长长的呼噜声。父亲的胳膊伸在被窝外。我想给他盖点什么。可我没盖。我轻轻下了炕，取出手电筒。我用一本书，卷住电筒头。我把手电光照准父亲的手。

父亲的手不那么大了，手掌不那么厚了。手上的硬茧显得更硬，手上的裂口增多了。裂口里除了煤黑，还有油腻。那又黑又扁的大拇指甲上竟还沾着一片薄薄的蒜皮子。

我已经二十岁。我也有一双手。二十岁，一双手，虽然有活儿可干，但每月还得吃父亲几块“救济”。下乡几年，虽然物质上所获无几，但古朴的乡风，雄厚的农民，使我明白了许多人情事理。

第二天一早，我回乡下去了。在乡下，我更发狠地干活儿。同学对我说：“干嘛那么傻？一天多挣二分儿工，二分儿工等于四分钱。干吗那么傻？”我回答：“四分钱总还是四分钱。”我依然发狠地干活儿。但我不由地自问：我傻

吗？

煤矿到乡下招工，“优先照顾知青”。我报了名。下乡后，我常常躺在煤油灯下看书，视力越来越差。为被招上，我连背几天视力表。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事到临头，竟不顶事。好在医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中了。

同学向我祝贺，我买了鸡，买了酒。正当我们把盏碰杯的时候，父亲来了。

下乡四年，父亲第一次来看我。平时，我每次离家，父亲都嘱咐我：“勤回来，爹没功夫看你去。”总算父亲看我来了。可他连身象样的衣服都没有换。依然是那身褪了色的工作服，肩上还挎着一个工具兜，里面装着五斤挂面。父亲看我来了。二百多里路行车劳顿，风尘仆仆，让一个泥孩子领着，寻到我的住处。

我一边迎接父亲，一边示意同学：瞒住我爹。同学点头，朝我笑笑，忙请父亲喝酒。

“你们这是……”

“过礼拜。”

“噢，就要这样。”

父亲抿一口酒，吃一口菜，瞅一遍里外屋。突然，他问我：

“矿上没从这儿招工？”

“招了。”

“你报名了？”

“没有。”

“噢，这就对了。”

父亲一气儿喝了几盅酒。

父亲乏了，早早睡了。同学临走，悄悄对我说：“大伯问到村里人，咋办？”我说：“我爹相信我。”

果然，父亲没问村里人。第二天一早，他就要回去。我说：“您在这儿多住几天吧。”父亲说：“不啦。赶快回去上班哩。再说，把你弟妹们丢在家里，不算回事。”其实，我巴不得父亲早早离去。我把父亲送到村口。父亲说：“别送了。就这儿呆着吧。咱家祖辈都是庄户人。呆在这儿也不赖。”我点头应承，不再往前送父亲。父亲迈着长腿朝黄土圪梁走去。那个空空的帆布兜在父亲干扁扁的屁股后边直晃荡。

父亲走后一个月，我回矿了。我把行李寄在同学家，象往常一样，两手空空回到家里。父亲依然东跑西跑，买菜割肉，为我改善生活。那天，父亲心里高兴，多喝了两盅。饭后，他把弟妹们打发出去，关好窗子，又到门外看看，然后回来，关紧门。他从箱底找出一个小包，打开了，露出一叠票子。

“你看，爹攒了这么多。”父亲把票子递到我面前，“你也学得灵活些，多和村干部接近接近，遇到工厂啥的，让他们提引提引。”

我说：“你先放着。用时，我再拿。”

父亲把钱重新包好，沉默片刻，又说：“爹没本事。你别嫌爹。你能进个工厂啥的，爹就歇心了。”

夜里，也许是父亲喝多了酒的缘故，呼噜声打得格外响、格外长。胳膊伸到被窝外，我给他盖了几次，都没盖住。

第二天早晨，我到矿上学保安。临走，对父亲说：“去看看同学。”

中午，我回家后，见父亲没做饭。弟妹们缩在一起，互相瞅着。父亲黑虎着脸一股劲抽烟。我在门口呆立片刻。父亲猛然喊道：“往里走。”

我走到父亲面前。

“我问你，你报名了？”

“嗯。”

“我问你，你咋瞒我？”

“爹……”

“我不是你爹！”

我垂着头，不吭声了，只见父亲夹烟的手瑟瑟地抖动。

“你说，你咋瞒我？”

我不吭声。

啪！我脸上重重地挨了一下。

“我知道，你小子长大了！成人了！能离了老子了！”

我捂着火辣辣的脸颊，慢慢抬起头。父亲的脸由于暴怒而变成酱紫色，颤抖的嘴唇上溢着白沫。

父亲在我的直视下慢慢垂下头，慢慢坐到灶台上，双手插入黑白掺杂的短发中，使劲抓挠，许久许久没有改变姿势。

我哭了。

那天中午，一家人都没吃饭。

二

我在回采当装煤工。出煤班，我挥着大铁锹，攥十几吨煤。准备班，一二百斤重的坑木，我一气扛几十根。这工作，我同样感到又苦又累，但我挺得住。我觉得，我替父亲分担了一半生活重担。我还觉得，我的劳动价值远远超过下

乡时的“四分钱”。我不缺勤，更不旷工，有时候休息日还出勤。

新掌子面安装溜子，队长派我抬机器。掌子面很热，剥光衣服干坐，也直冒大汗。我们光着膀子，肩上垫块毛巾，先抬电动机。电动机半吨多重，四人抬，按说不咋吃力。但是，顶板不够高，人伸不直腰。脚下不平整，四人吃力不匀劲。我们弯腰撅屁股，跌跌绊绊地一步步挪动。前边一处顶板垮出一个大窟窿，地板上堆着石头碴。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冲过去，方能安全。四人不约而同一振，使足全身力气向前闯去。本来想快些，可是，恰恰抬到大窟窿下，一个伙伴跪倒了。我和另两个伙伴不约而同恶骂倒下的伙伴。那伙伴一声不吭，紧咬牙关，拼命站起来。我们踉踉跄跄通过危险地段，四人不约而同扔掉抬杠，软软地跌在地板上。心急速地跳，汗不住地流，粗重的喘息声在巷道里回响。我们啥也不说，啥也不想，一动也不动，只静静地享受着卸掉重荷的松快。

抬完电动机，又抬减速机。抬完减速机，又抬铁溜子……该出班了，我们穿好衣服，到大巷等车。大巷中冷风习习，我抱着双肩，蜷缩在横峒里。

亲身体验了矿工的艰辛，等于重新掂量了父爱的份量。

矿车还不来，等下去，也许晚上十点前出不了井。我在井下多耽误一分钟，父亲在家里就多心焦一分钟。我步行朝外走去。

晚上十点整，我回家了。父亲戴着老花镜，正给我缝脚套。

父亲指头粗，缝帮子，紧捏钢针，一扎，一拨，速度比

较快。缝底子，先狠劲一扎，再把针屁股顶在炕沿上，往过一顶，然后用牙咬住钢针，慢慢把线拉紧。

我很快吃完饭，对父亲说：“您睡吧，我来缝。”父亲说：“我老了，觉少。你快睡吧。”我要出父亲手中的活计，说：“咱们一起睡。”父亲这才躺下了。第二天早晨，我睡醒后，父亲已经上班去了。我的枕头边，放着一双新脚套。

脚套是用拆开手套的帆布缝成的。父亲领的手套从来不带。我小的时候很能吃零食。街上来了吹糖人、卖瓜子的，我就盯住不走。母亲骂我：“你爹一天能挣多少钱！你一天得花多少钱！”我不管钱不钱，跟紧卖货的就是不走。每缝此时，父亲要么让母亲买，要么用手套换。我高兴了，母亲却常常叹息：“啥时候才懂得心疼人呢？”

我估计父亲还没下井，便一骨碌爬起来，穿好衣服，拿上脚套，朝井口走去。

父亲刚开完班前会，正在澡堂换衣服，他坐在板凳上，两手抱着包脚布使劲揉搓。

早年，父亲下井时，穿球鞋绑裹腿。后来穿上水靴，就感到天大的福气。隔半年还发一尺包脚布，他舍不得用，说：“白洋布包臭脚，明糟踏材料。”他剥段破胶管，用含胶的硬帆布包脚。

父亲使劲揉搓的，就是这种包脚布。

我把脚套递到父亲面前。父亲一抬头，见是我，忙说：“不用，不用，这是给你穿的。”我抽出父亲手里的包脚布，一扬手，扔了。父亲慌慌起身，要拣。旁人说：“这老汉，没出息。儿子孝顺你哩，你就穿吧。”还有人感叹：

“看看人家的儿子！”父亲瞅瞅脚套，瞅瞅我，瞅瞅众人，终于坐下来，把脚套穿上了。

人工回采活很重，工作时间也很长。

父亲做熟饭等我回家。锅里的水熬干了。添上，又熬干了。还不见我的影子。父亲出门朝路上瞭，边瞭边自言自语：“咋搞的？人工回采还不交班！”见到过路熟人，他就问：“没听说井下出了啥事吧？”父亲左瞭右瞭瞭不回我，便撅撅地向井口走去。

这些都是邻居告诉我的。邻居说：“别人也等儿子，少有你爹那个急法。”我说：“儿走千里母担忧。我妈下世早，父亲就是我的母亲。”邻居叹口气：“也是的，可怜老汉了。”

父亲显得非常老，看外表，远远超过五十岁。夜里，再难听见他打呼噜。早晨，他总是咳嗽，一口接一口唾痰。

我原以为下井后，家庭收入多了，父亲会欢乐、健康。想不到，事实竟不如想象。

七十年代初，矿上常搞大会战。

我们队长在会战中经常“穿红鞋”。每当队长“穿了红鞋”，小学校的腰鼓队、中学校的军鼓队、工会的文艺队、家属的送水队和矿领导就来祝贺。工人出井了，不能回家，得鼓起精神听喜报，看节目。这班走了，那班又来，都得热烈欢迎。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队长瞅演节目的空儿，到墙角偷吃了几口馒头。他听见鼓掌声，赶快到台上讲话。讲着讲着，脖梗一挺，头一扬，“咯儿”一声。讲着讲着，脖梗一挺，头一扬，“咯儿”一声。大伙憋不住的笑。慢慢地，他也不“咯儿”了，讲话来劲了，但他又不时地朝窗口瞪眼。

我向窗子望去，见父亲扒在窗外，手搭凉棚朝里瞄。屋里光线暗，人又多，父亲大概看不见我，便挪到另一个窗口。大概还是看不见我，他又挪到门口，抱住门框朝里瞄。正赶上文艺队出门，父亲被撞过来，撞过去，也不懂离开门口，队长过去，大声喝斥父亲：

“你这老汉，真成问题！天天来，天天来，说了多少遍了，还是天天来！不知道你儿子是下井的？扎根煤海，扎根煤海，这能扎根煤海？”

我气极了，不等队长宣布散会，拉着父亲就走。路上，我也不由地对父亲发脾气：

“您这人！说别来了，别来了，还来，我要真的出了事，您来了，顶啥！自己不懂心疼自己，闹得别人也不好受。”

父亲一声不吭低着头，默默地跟我回家。

从那以后，我没见父亲再到井口接我去。

矿上依旧是没完没了的大会战，三石门打仓房（一种采煤方式），我当了小组长。全组十六人，除了挂工伤、批病号、请探亲假、请事假、旷工、公出等，上班的只有七八人。可我每天都领二三十号人，其中有中学生、教师、家属、医生、炊事员、机关干部。这些人经常支援高产，干活儿倒还摸门路，只是安全上需要替他们操一份心。我们队长三把抓一升，最擅长“虎口夺食”。他倒真是好运气，夺了几年，也没闹出大问题。我们打仓房，空顶越来越大。支护跟不上，煤壁被压得劈劈啪啪闷响，队长还是一个劲催我：

“打眼放炮，出煤出煤。”我真发愁。

回家后，我闷闷不乐。父亲把饭端给我，冷不丁对我说：“别听那狗瞎吵吵。那狗是违章指挥，你该咋办，就